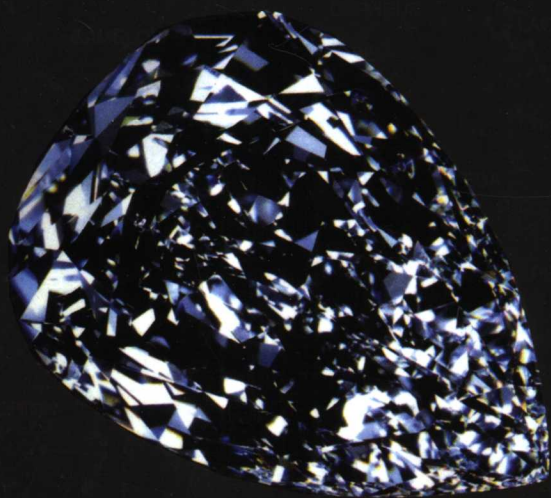


The History of Diamond



血与火的争斗
光明与黑暗的交织
贪婪与圣洁的纠缠
一颗颗钻石折射出一段段人类心灵的历史

钻石的 历史

The History of
Diamond

[美] 马修·哈特 著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钻石

「美」马修·哈特 著
康怡 李景屏 译

The History of
Diamond
的历史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钻石的历史 / (美) 哈特著; 康怡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6

原文书名: DIAMOND

ISBN 7-5086-0661-2

I. 钻… II. ①哈… ②康… III. 金刚石-普及读物 IV. P578.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54527号

DIAMOND by RAYMOND A. MOODY, JR

Copyright © 1975, 2000 BY RAYMOND A. MOODY, JR. M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CITIC PUBLISHING HOUSE & GLOBAL INFOMEDIA INFORMATION SERVIC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钻石的历史

ZUANSHI DE LISHI

著 者: [美] 马修·哈特

译 者: 康 怡 李景屏

策 划 者: 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20千字

京权图字: 01-2004-5328

版 次: 2006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6-0661-2/K · 70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1. 巴西粉钻惊寰宇 1
2. 钻石本是天外客 19
3. 钻石帝国奠基人 27
4. 征途漫漫寻钻矿 51
5. 奋勇开荒加拿大 71
6. 戴比尔斯新章程 95
7. 商家运作炒欲望 115
8. 巧取豪夺不义财 131
9. 争夺钻石战非洲 149
10. 鬼斧神工造辉煌 163
11. 玫瑰幽蓝起印度 181
12. 多格里布新篇章 195

作者鸣谢 205



巴西粉钻惊寰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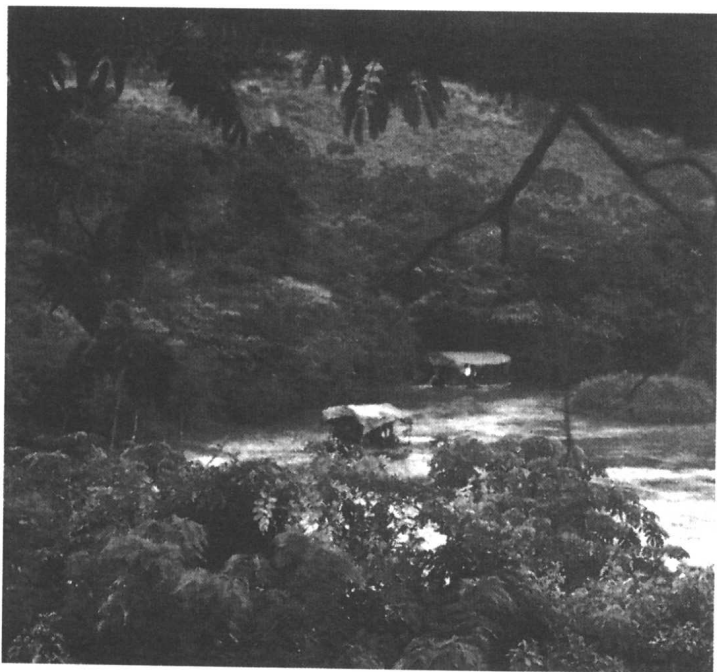
1999年5月9日的清晨，三个驾驶驳船的“毛矿工”在巴西米纳斯热拉斯省的阿贝特河的上游下锚开工，他们从浑浊的河流中把泥沙吸上来。所谓的“毛矿工”其实就是在小型钻矿工作的工人，每个毛矿工工作的领域便是一个“毛坯矿”。那一天是星期天，本来是休息的日子，但是那段时间收获甚微，矿工们又需要赚钱养家，于是他们就发动了驳船的引擎，从营地出发，缓缓地逆流而上，在一座浮桥的边上停靠了下来，并把船只顺着水流一字排开。一顶简陋的粗布雨篷为他们遮住了火辣辣的阳光。

矿工们从河床里吸上一立方码的沉积物，淘净秽物，便开始把剩下的沙砾过筛。两个小时过去了，他们一直没有停歇，也没有什么收获，就在这时，一颗细长的钻石在筛子上赫然显身。粗看上去，它算是个三角体，最长的那一边大概有1.5英寸。那个负责过筛的毛矿工赶紧又是召唤又是挥手地让工友们停住了矿泵。他把那块钻石在河水中涤荡，用手指抹去了表面的污泥，又找了块儿布把它擦干。他们三个默默地传看着这块宝贝，每个人都把它捏在指间，冲着太阳，眯着眼睛仔细端详，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这块钻石绝对是粉色的，千真万确。他们三个匆匆解开了栓船的缆绳，一路向河岸驶去。他们足足赶了一个小时的路才找到一部



的历史

电话，在那里，他们给驳船的船主吉尔玛·坎波斯挂了个电话，正因为此人拥有这些驳船，他便理所当然地是这颗钻石的主要拥有者。



阿贝特河上的毛矿工驳船（图片来源：马修·哈特）

由于那天是星期天，坎波斯兄弟并没有在公司里上班。他们的公司位于阿贝特河流域的帕托斯德米纳斯市，离那个毛坯矿有80英里远。该市拥有15万人口，乃是历史上著名的钻石出产地。坎波斯兄弟明面上是做卡车配件生意的，但是在他们的写字楼里同时还进行着钻石交易。他们的写字楼面对着一片人造的环礁湖，每逢星期天，当地的居民便携家带口地在环绕着那潭死水的湖滨小路上逡巡漫步。一群游手好闲的僧侣则挤在湖心的一座小岛上昏聩度日。就在这样一个静如止水的巴西小城，卡车配件的生意再平常不过。那座大楼的一侧镶着由巨大的字母组成的招牌，让人们一望便知这里是做汽车零件生意的。任谁也看不出坎波斯兄弟同时还在买卖钻石毛坯，一年的收入能有好几百万美元，人们更想不出经他们转手的成品里不经意就有一颗小粉钻，或是极品绿，而他们二楼的库房里很可能就有那么一颗50克拉的上品白钻静静地躺在一堆轧皮和化油器的上面，等待着买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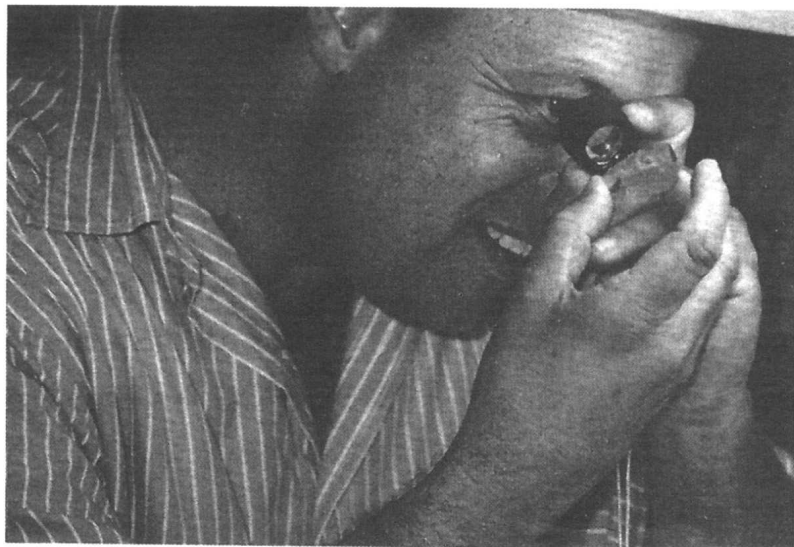
吉尔玛·坎波斯是大哥，也是这份家族产业的老板，他年逾不惑，历来说一

不二，浑身上下的皮肤呈棕橄榄色，双目突出，黑发浓密。幺弟热拉尔多主管汽车配件的生意，他宛如运动员一般矫健，精力充沛，永不停歇。老二吉斯内曾经是个公务员，为人和蔼亲切，不论从年龄上还是地位上，他都稳稳地夹在老大和老三的中间，不时为他们调停斡旋，在家族中是出了名的和事佬，正是他的存在才使同样是烈性子的吉尔玛和热拉尔多能够和平共处，同心协力。

当吉斯内最终接到毛矿工们的电话时，他吩咐道：“记住一定要让吉尔玛最先过目，记住一定要让吉尔玛最先到达阿贝特河，让他最先看到那块钻石。”其实最先到达的是热拉尔多，因为在毛矿工们联系他们的时候，他正好随身携带着移动电话。到达现场的顺序乃是荣誉和骄傲的象征，所以斡旋专家吉斯内希望吉尔玛获此殊荣。

就在他们各自驾车快马加鞭地朝东驶出帕托斯的时候，他们的心中不约而同地都在犯着嘀咕：“那块钻石真的是粉色的吗？”根据他们的经验，他们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它根本就不是粉色的。真正的粉钻其实是凤毛麟角一般的稀有，就算巴西是著名的粉钻出产地，这块钻石也很可能是常见的稍带一抹粉色的棕钻而已。这样的伪粉钻经过打磨那一关便会红粉褪尽，其棕色的本质就此原形毕露。尽管一切皆有可能，这块钻石硕大的体积对于坎波斯兄弟来说仍然具有十足的吸引力，所以他们才向着东方的郊区飞奔而去。

根据毛矿工们的汇报，那块钻石重达81克拉。这个数据是准确的，因为毛矿工们都随身携带着钻石秤。如果它是纯正的粉钻的话，那可绝对是价值连城了。三兄弟的车子从高速路上猛地拐了出来，继续在郊区的红土路上朝河流的方向奔去。吉斯内说自己当时浑身发抖，险些连车都开不了了。热拉尔多第一个到达。他冲出车子与毛矿工们会合。他从随身的物品中翻出寸镜（珠宝匠、钟表匠等专业人员卡在眼窝上使用的小型高倍放大镜。——译者注），开始研究那块钻石，他只看了一眼便抬起头，理清了思绪，深吸了一口气，然后才继续埋头工作。那是一种鲜艳的粉色，是他从没见过的情形。后来他回忆说：“我当时百感交集啊，心情起伏不定。”吉尔玛赶到以后，热拉尔多把钻石郑重地交到他的手上。硬汉吉尔玛只看了一眼竟激动得哭了。



吉尔玛·坎波斯端详粉钻（图片来源：马修·哈特）

激动过后，三兄弟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他们开始考虑这块粉钻的意义。吉尔玛知道在这件事上他们需要贵人相助。不说别的，光是发现它的毛矿工都知道这块粉钻价值千万，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们决不让步。由于吉尔玛是驳船和矿泵的拥有者，他也自然拥有这块粉钻最大的股份。但是毛矿工们也拥有1/5的份额，而且他们希望尽快把钱拿到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吉尔玛决定拉人入伙，不光为了分担毛矿工们的酬金，更主要的是他希望合作伙伴能够协助他对该钻石进行鉴定和评估，并最终把它卖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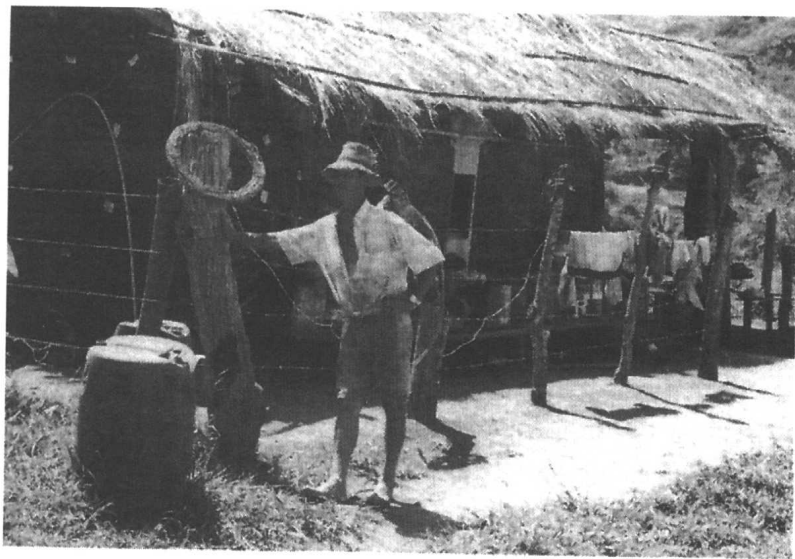
大块的彩色钻石的价值历来难以评估。每一块这样的宝贝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无法遵守钻石行业里现有的价格标准对它们进行统一定价。而针对这类钻石的潜在购买人群更是少之又少。在这个绝少有人问津的领域中每一块新秀彩钻的华丽登场都会引起十足的轰动效应。吉尔玛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但是他知道有个人能够胜任。

他联系了路易齐·吉格里奥，此人是距离帕托斯得米纳斯80英里的西部城市科罗曼得尔的钻石交易商兼矿主。这番联系把吉格里奥的合作伙伴斯蒂芬·法比安也拉了进来。法比安是一名来自澳大利亚的矿业工程师兼矿产物流分析师，在他的策划之下，吉格里奥在巴西的矿产事业脱颖而出地成为了“黑天鹅资源公司”。法比安从此留在了巴西，主管黑天鹅的业务。

在巴西的钻石行业中，吉格里奥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中等身材，脸庞短横，抽起烟来活像个烟囱。这样的形象，很容易让人把他误认为是蜷缩在科罗曼德尔城任何一家后街咖啡馆里、靠着啤酒打发时光的小矿工，胳膊上还残留着在河流里淘钻时沾的污泥。然而人不可貌相，在他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倒腾钻石毛坯了。23岁时，他便定居在科罗曼德尔，一边做生意，一边盖起了当时城里最大的有墙有院的赭土庄园。他经营着蒸蒸日上的钻石交易行和一家钻石打磨厂。每隔几个月他就坐飞机到里约热内卢和妻子女儿们团聚，匆匆停留几天，再赶回科罗曼德尔，继续投身他对于钻石的那份不眠不休的追求。

巴西曾经是世界上名列前茅的钻石出产国。虽然辉煌早已属于过去，但是该国出产的钻石的优秀质量仍然使其在钻石交易中保持尊位。巴西的钻石大多出产于河流。这样的钻石被称作“冲积钻”，它们在整体质量上要优于从矿坑中开采出来的钻石。阿贝特河曾经孕育出一颗827克拉的巨钻。她那泥泞的河床中也曾经分别浮现出275克拉和120克拉的两枚粉钻。1938年，毛矿工们在布里托的圣安东尼奥河淘出了巴西最著名的钻石——727克拉的维嘉总统钻。该河还产出过分别重达602克拉、460克拉、400克拉和375克拉的各级钻石毛坯。在过去的250年中，无数令人拍案叫绝的珍品从钻石河谷中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其中近期的产品多半都是在半夜里由兴奋的毛矿工用破布包裹着送进吉格里奥庄园的大门的。

在贫民众多的巴西，毛矿工在人们的心中颇具传奇色彩。这些矿工们的权利源自他们世代的劳作，与法律毫不相干，而当地对于强盗行径的助长与纵容之风更把他们的形象描绘得出神入化。一个毛矿工可能蜗居于河边某个用塑料布搭起来的窝棚，也可能在城里拥有一套像模像样的房子。他可能开车兜风，也可能步行天下。但是不论他们高低贵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只要毛矿工发现了钻石，就得有人出钱买单。在发现这颗粉钻的问题上，就算吉尔玛·坎波斯是驳船的拥有者，也别想绕过这条规矩。毛矿工们发现了钻石，就享有他们应得的那份利益，而且他们的佣金必须分文不少地按时付清。更绝的是，他们开出了一口价——200万美元，坚决不让步。



毛矿工写实（图片来源：马修·哈特）

坎波斯兄弟把粉钻呈给吉格里奥。后者果然被粉钻迷住了，因为该钻品色上佳，是那种明艳的粉色。双方围绕着粉钻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讨论。吉格里奥和坎波斯兄弟一致认为该毛坯的一角过于突出，影响了美观，决定把这一角削去，以改善其视觉效果。这样一来，粉钻在重量上便轻了两克拉。一番修饰过后，吉格里奥对粉钻的外观很是满意，于是他建议法比安让黑天鹅公司对其进行投资。

一开始，法比安并没有看到这个提案的利益所在。虽然吉格里奥拥有黑天鹅公司一大块的份额，但该公司是注册在多加多的上市公司。虽然黑天鹅公司旨在进行钻石方面的投资，但对于稀有钻石的风险投资并不在其营业范围之内。但是法比安认为这块巨型而罕见的钻石绝对能够吸引公众的注意，有利于在投资者中树立公司的形象。于是他同意黑天鹅公司购买粉钻的一部分股份，同时提出了两个附加条件：一、吉格里奥必须保证最低返利；二、黑天鹅公司要求第三方对粉钻做出估价。这第二条附议很快便把粉钻出世的消息从一个小圈子里扩散到更大范围的钻石交易领域。

法比安电话联络了很多业内人士，得到了不少推荐，最终他找到了一位伦敦的钻石顾问——理查德·威克·沃克。威克·沃克深知此事风险巨大，因为对于彩钻的评估全看它的成色如何。这块钻石真的是粉色的吗？它的颜色是否能够接受打磨的考验？打磨之后粉色是会消退还是会更鲜艳？在这个阶段，针对这些疑问的答案全都得靠推测，因为一块钻石最终的颜色不到加工结束是不会定下来的。

尽管如此，这世上还是有高人能够进行这样推测的。当时，威克·沃克心目中的人选即将离开伦敦返回南非。于是威克·沃克紧急致电来自约翰内斯堡的钻石大亨默文·利夫西茨，好歹将他留了下来。

“钻石大亨”是业内人士对钻石交易商的称呼，这个头衔比一般意义上的精明能干拥有更深刻的内涵。它代表着老练、睿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与钻石之间那种心有灵犀的洞察力。当威克·沃克找到利夫西茨并告诉他关于粉钻的种种信息之后，利夫西茨的兴趣一下子就被勾了起来。但是当时的情况是他必须赶回南非打理商务，时间对他来说十分紧迫。而且他当时身边不巧没有检验钻石的必要工具。所以，趁威克·沃克的旅行代理商在网上联系机票的工夫，利夫西茨赶紧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位于嘉顿花园的伦敦钻石交易中心而去，到了目的地，利夫西茨买了一架寸镜、一盏便携灯和一把标尺。一切准备停当之后，他便掉头赶往机场。

利夫西茨飞往苏黎士，然后连夜转机到达圣保罗。从圣保罗他再次转机奔赴贝罗荷里宗特，在那里和恭候多时的法比安会合，两人一同登上了法比安租下的螺旋桨小型客机飞到了蒙特卡米罗。吉格里奥在那里迎接了他们，并与利夫西茨握手寒暄，然后他们一行三人马不停蹄地驾车朝吉格里奥建在科罗曼德尔的钻石打磨厂驶去，那颗粉钻此刻正静静地躺在保险箱里等着他们的到来。进了打磨厂，吉格里奥只身去取钻石，利夫西茨则在一间办公室里等待。就这样，在离开伦敦20个小时之后，利夫西茨终于打开那个纸包。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那钻石美得让我几乎窒息，”利夫西茨说道，“我剥开了包装纸，那宝贝一下子就把我镇住了。我把纸重新包好，把它放回桌子上，然后在办公室里绕了几圈才返回座位。那块钻石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虽然你已经看见它了，但是你的大脑一时无法处理这个事实。它美不胜收，那钻石真的是华丽至极。我第二次端详它的时候（也就是他第二次打开纸包的时候）是我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对它进行分析的时候。我花了三个多小时研究它。”

利夫西茨检验完毕之后，他们三人驱车去了吉格里奥家。在他们三人共进午餐的时候，利夫西茨说那块粉钻价值不菲，但他不想草率地给它定价。他必须审阅自己的鉴定笔记，然后把最终报告发给伦敦的威克·沃克。匆忙用过午餐之后，利夫西茨再次踏上旅途，这次他登上了直飞圣保罗的航班，在圣保罗他刚好赶上



南非航空每周一班飞往约翰内斯堡的飞机。

利夫西茨到达约翰内斯堡的时候已经是隔天早晨8点了。他已经在飞机上度过了差不多两天的光景，但他不顾舟车劳顿，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灌了一肚子的咖啡，继续工作。在他检验粉钻的那3个小时里面，他做了大量而详尽的笔记。在自己的办公桌上，他把那些笔记按顺序逐一摊开摆好，开始整理思绪。最终定稿的报告不光包括利夫西茨的评估结果，还包括威克·沃克对市场走向的分析，这份市场分析着重突出对粉钻行市的预测。粉钻的评估报告长达11页，其中6个重点句勾勒出了利夫西茨的巴西之行。

一眼看去，该钻石以其无可辩驳的粉色质地给检测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个人认为该钻石并不具有棕色的色调。在普通日照下该钻石毛坯呈现非常鲜艳的粉色，且颜色分布均匀。在日光下，其色泽为清晰明确的粉色。

该钻石毛坯一面为切削面，另一面为粗糙面。综合以上因素，从两边分别看去，该粉色属于同一强度。

对于粉钻来说，只有完全加工完毕之后的最终颜色才能决定其每克拉的价值。也就是说，数十万美元一克拉的价格差异就维系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上了：那粉色最终究竟能有多粉？利夫西茨在报告中紧接着回答了这个问题。最佳情况是该钻石能够焕发出“艳粉色”，这个可能性占了30%。利夫西茨认为最大的可能性是经过打磨以后该钻石呈现“暗粉色”（比“艳粉色”要淡些，但是成色上佳），他给这个结果预测了50%的可能性。

根据利夫西茨的颜色检验报告，威克·沃克及其同仁把粉钻的价格定位在600万美元到2000万美元之间。他们认为卖掉粉钻的最佳途径是发掘私人买家，并定出价格下限，这样，买家若是出价低于价格下限，粉钻是不会易手的。他们定下的价格下限是13万美元一克拉，或者任何高出1000万美元一克拉的购买意图。这个价格很明显是用来投石问路的。是否能够促成交易主要还是要看多少人想要这块粉钻以及他们的需求有多迫切。威克·沃克伦敦工作组做出的报告指出，当时石油价格的下跌和亚洲金融风暴使包括靠石油发家的文莱苏丹在内的不少潜在买家望而却步。尽管前途未卜，黑天鹅公司仍然用200万美元从坎波斯兄弟手中买下了粉钻1/6的股份。

接下来，吉格里奥和坎波斯三兄弟做出了一个超级冒险的决定。他们并没有

按照稀有宝石交易的惯例把买家邀来巴西验货，而是带着粉钻到巨型钻石的聚集地纽约四处闯荡。他们把粉钻用衬布包好，放在了一个小皮囊里。吉尔玛·坎波斯随手把那皮囊拴在了自己衬衫贴身的一面。他们飞往迈阿密，然后转机到了纽约。他们带着粉钻来到了第五大道上的哈里·温斯顿珠宝行，道明来意之后，他们被店员请到了楼上珠宝界传奇人物哈里·温斯顿的儿子兼继承人罗纳德·温斯顿的私人办公室。温斯顿赶忙派人请来了他手下的高级打磨师和老牌销售员。人员到齐之后，吉尔玛随手打开了包裹，漫不经心地把粉钻抛在了温斯顿桌上的吸墨纸簿子上。温斯顿及其手下看到粉钻的一刹那，屋子里登时一片肃静。一颗79克拉的粉钻毛坯任谁看到都会屏住呼吸，就连温斯顿珠宝行里这些见惯了大场面的人也未能免俗。

在场人员谨慎地互相耳语着艳羡之词。坎波斯兄弟们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们，这粉钻绝对是好东西，美国人想要的话就得出2000万美金。温斯顿告之他需要考虑一下。没问题，吉格里奥干脆地说；然后他们收拾起粉钻告辞了。那一晚，他们三个在纽约城里一直狂欢到天明，那粉钻就乖乖地待在皮囊里随着他们一个酒吧一个酒吧地畅饮开去。

第二天，他们再次拜访了温斯顿珠宝行。温斯顿旗下的切割师说他想给粉钻开一个窗面，以便观察钻石内部的质地。窗面就是在钻石毛坯的一面磨出一个平面，切割师能够通过这个平面在切割之前看到钻石内部的情况。而这次他们是希望开个窗面检查粉钻内部的颜色。吉格里奥和坎波斯兄弟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后来，他们四个人里有人说给粉钻开窗面就跟那群美国佬还没约会就想和他们上床一样荒唐。他们决定不在纽约逗留四处献宝了，那样会让人觉得他们急于出手。于是他们当机立断地返回了巴西。

关于粉钻的种种消息如他们预见的一般不胫而走。很快，他们迎来了贵客威廉·戈德堡。戈德堡是纽约的一位钻石大亨，此人出手一向阔绰不凡，一头银白的头发配上沙哑低沉的嗓音使他仿佛《教父》中的马兰·白兰度的翻版。戈德堡手下的财团曾经购买并切割了名噪一时的上等白钻“极品玫瑰”，那块钻石的毛坯曾重达353.9克拉。而当年收购并打磨了著名的“金南瓜钻”，然后把它转手卖给了哈里·温斯顿的也正是此人。“金南瓜钻”是一块鲜黄色的钻石，成品重达5.54克拉。要知道，大块的钻石往往高深莫测，世界上有能力且有胆量打磨巨型钻石



的珠宝商可谓屈指可数。

坎波斯兄弟在机场接到了戈德堡，然后开车把他带到了他们的汽车配件商店。年事已高的戈德堡爬着楼梯来到了二楼，大口地喘着粗气，然后一屁股坐在了吉尔玛平时办公的位子上。三兄弟把粉钻拿了进来供戈德堡检阅。他出价300万美元1克拉。三兄弟拒绝了他的报价。戈德堡认为更高的价格过于冒险，于是空手回了纽约。

粉钻之类的稀有钻石最能够在钻石交易界里制造传奇气氛，它们撩拨着业内各类赌徒的心，也展现着钻石交易中特有的动人心魄的冒险精神。就在粉钻浮出水面那年的8月，一个专门从事钻石成品的珠宝商从纽约专程给我打电话，告诉了我关于粉钻的奇闻逸事。

“据说有人得到了一枚巨大的红钻石呐，你知道不知道？”他在电话里问我。

“红钻？”我反问道。

“是啊，红的，粉盈盈的，其实就是红的啊。”

“难道是血红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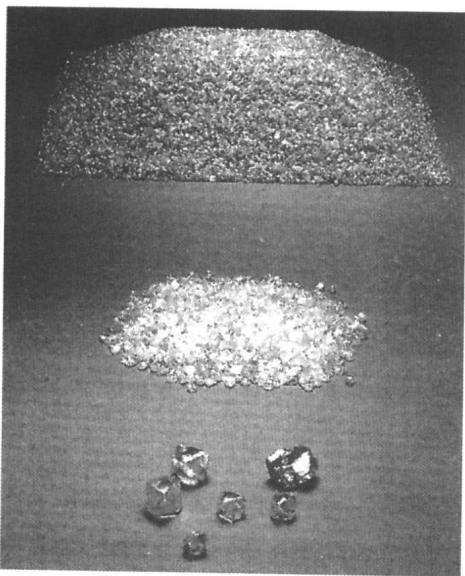
“总之是非常非常的红。好像是俄亥俄州的一个愣头青带着它进了城。他是继承遗产得来的。那家伙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何方神圣，就把它带出来让人看看它值几个钱。他带着它满街转悠啊，据说有个当铺里的伙计只瞟了一下就给闪了眼睛。”

坎波斯兄弟的粉钻能够被人们以讹传讹到这个地步其实并不奇怪。极品钻石的真实身份永远都在云山雾罩的假情报中显得扑朔迷离，而且传言越多，它们的光芒便越发耀眼。少量且无恶意的小道消息正是钻石行业的一部分。

钻石毛坯的卖家一定给自己留下足够的余地进行投机。正如威克·沃克所言：“有时候，决定接手如此罕见钻石的决策力本身也令钻石升值不少。成品钻石的卖家并不希望所有人都知道他购买毛坯的价格。”吉格里奥和坎波斯兄弟把他的建议奉为金科玉律，在粉钻的详细资料方面一直守口如瓶。业内人士没有真实资料便只得凭空想象。于是，人们着了魔一般地对粉钻进行着臆想和揣测，各种传闻一层套着一层地蔓延开去。我也被这个陷阱拉下了水，决定跟踪粉钻的芳踪，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法比安的下落，也弄到了一份威克·沃克的报告，我简直是无可救药地被粉钻迷住了心窍。我决定在粉钻被切割之前一定要一睹芳容。

每一块钻石毛坯都包含着无限的潜力和风险。谁也无法预测砂轮磨过之后，或是打磨师开工之后毛坯会发生何等变化。钻石的瑕疵往往能够逃过检测那一关，有时候连精密仪器都难免放水。正是这种不可预知的特性使钻石大亨们对毛坯的激情永不消退。那些沉迷于纯粹毛坯的死硬派冒险家们会对每一个走近他们的人轻声诉说，告诉别人成品钻石不过是毁于人工斧凿的毛坯罢了。

钻石毛坯的形状是决定成品形状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默文·利夫西茨认为那块粉钻是天然的梨形钻石的坯子。如果人们把粉钻加工成梨形钻，其成品重量将是50%。换言之，粉钻成品的重量将是毛坯的一半，大约40克拉。50%的成品重量是相当不错的回报率。但是，利夫西茨深知，只有在粉钻毛坯没有任何大型瑕疵的情况下，才可能把它加工成梨形钻。事实上，粉钻确实存在着瑕疵。



伦敦钻石交易公司的钻石毛坯分类实物图。图中每堆钻石的价值都是50万美元，由此可以看出大小钻石之间每克拉价值的差异。（图片来源：戴比尔斯）

行家里手利夫西茨慧眼发现了粉钻中央一条极其细微的裂痕。这条裂痕对整个钻石造成了威胁。若是切割师今后在粉钻的某一面进行打磨的时候，整个钻石都可能粉身碎骨。所以，在切割粉钻之前，人们必须仔细研究几天。切割师则需要铸造几个塑料模具进行演习。利夫西茨就亲自设计了四种打磨方案。



在其中的一套方案中，切割师要从裂痕处把粉钻一分为二，其中一块要比另一块稍微大一些。稍大的那块可以分别磨出两块成品——一块13克拉的梨形钻和2克拉的圆钻。那块小一点的材料中还存留着两条裂痕，但是利夫西茨认为这点瑕疵不会给打磨工作带来任何麻烦。小一点的那块可以被磨成一颗15克拉重的心型钻，“虽然它稍嫌臃肿”。总之，这套方案可以使其成品的总重量超过30克拉，占了毛坯重量的40%。

每一套打磨方案衍生出的结果都会对粉钻的最终价值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在考虑价值的时候，并不是简单地算出哪种方案产生出的成品总重量最大就要采取哪种的。在成品钻石中，个头大的钻石每克拉的价格要超过个头小的钻石。比如说，在品相相当的情况下，一块2克拉的钻石要比两块1克拉的钻石昂贵许多。任何考虑购买粉钻毛坯的人都会考虑到这一因素。

而围绕成品钻石的复杂定价系统更使人摸不到头脑。彩色“珍奇”钻石的价格是按照其成色定级制定的，利夫西茨就列出了不同等级粉钻的价格。一块7克拉的珍奇淡粉钻的价格是每克拉11.3万美元，而另一块3克拉的珍奇紫粉钻的价格则飙升到每克拉26万美元。这些还都是中等价格水平。其他的粉钻则最低每克拉1.6万美元，最高每克拉73万美元不等。这其中的赌注令人咋舌，因此，我觉得必须亲眼看到粉钻毛坯的庐山真面目。

那段时间，我每星期都对法比安软磨硬泡，最后他同意替我向坎波斯兄弟提出观瞻粉钻的要求。他们没有许下任何保证，却也没有拒绝。2000年1月16日，我乘飞机从多伦多飞往圣保罗，然后转机去贝罗荷里宗特，在那里我逗留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法比安开车来接我，带着我向帕托斯德米纳斯出发。明媚的阳光倾泻而下，身边的风景在昨夜小雨的滋润下显得格外耀眼。巴西的高速公路都建在高地上，以避免夏天雨季带来的洪水冲击。从这种高高在上的角度一眼望去，蜿蜒狭长的风景线便旖旎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我们在一家路边餐厅歇了歇脚，喝了点咖啡，吃了些热腾腾的奶酪面包卷。然后我们又登上法比安的卡车，朝着北方的钻石之乡驶去。

米纳斯格莱斯的钻石商们终日与危险为伍。这些商人经常为了钻石争得头破血流，用枪杆子摆平竞争对手的情况早已是家常便饭。在这个地区工作的毛矿工大概有1万人，当地丰饶的河流提供了稳定的钻石出产量。在那里做买卖就得一手

交钱一手交货。当地的人都知道，像吉格里奥这个级别的商人的手头随时都有大量的现金可以周转。而吉格里奥的钻石库存的价值经常可以达到数千万美金。据说他本人已经躲过好几次杀身之祸了。

各色骗子也活跃在当地的钻石市场，各种各样的假货层出不穷。就在坎波斯兄弟发掘出粉钻之后不久，有个人在某天深夜到访吉格里奥的庄园，想卖给他一块号称30克拉的粉钻。但是吉格里奥连寸镜都不用拿就把他看穿了。他对来者斥道：“你这块东西要是偷来的，就他妈的给我怎么拿出来的怎么塞回去。要是刷了指甲油的石英，趁早拿到特拉维夫去骗个5万美元。”当然，真的假不了，有的钻石大得出格，但仍然是真货。1997年，一个毛矿工给吉格里奥捎来了一块从帕拉耐巴河淘出来的白钻石，重达350克拉。另一个买家曾出价800万美元。吉格里奥检查一番之后，调动整个财团的现金付给那毛矿工1200万美元，不过这很可能只是传说。

在我们开出贝罗荷里宗特4个钟头之后，法比安用手机给吉格里奥打了个电话，问他有没有可能马上就和坎波斯兄弟会面，坎波斯兄弟是否愿意见我们，是否能够让我们亲眼见一下粉钻。就吉格里奥所知，三兄弟能够践诺，但决定权还是在他们手里。法比安合上手机之后说：“这事完全由吉尔玛定夺，今天的事能否成行全看他目前心情如何。”

我们进入了帕托斯德米纳斯，穿过小镇的中心，来到了人工湖畔的卡车配件店。一扇顶着铁丝网的大门拦住了我们的去路。法比安把车子倒回一片空地上，停稳之后又打了个电话。5分钟过后，吉斯内·坎波斯翩然而至，他垂着手，悠闲地从一条小路上踱了过来。他和法比安热情地寒暄几句，同我握了握手，然后用葡萄牙语和法比安聊了起来。他一边说着，一边用眼角的余光打量着我，神色之中透着一丝腼腆。法比安打开了卡车的后厢，拽出一大箱子黑底白字、印着黑天鹅公司标志的圆领衫。接着，他又翻出了几顶“黑天鹅”棒球帽。吉斯内咧嘴一笑，说了个小笑话，然后转身走了。

“刚才这是什么阵势？”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法比安答道，“他说让咱们在这儿等着。我觉得他可能是想探探你的虚实。”

又过了10分钟，吉斯内回来了。这次，我们三个一同顺着小路拐了个弯，一